

空難重生三十五年 回校感恩惜福

· 許德英 ·

民國一〇九年五月二十九日，臺南市新營區新東國中舉辦「走讀新東：新東故事館」活動，邀請我為三年級畢業生演講我的人生故事，幫助孩子們學習面對挑戰時該有的積極態度。回想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，我在新營區上空遭遇空難，降落傘帶著我飄降到新東國中的操場，獲得正在上體育課湯立新老師與校護蘇瑞菊小姐的第一手搶救，倖免了墜地的二度傷害與失血過多的險境。如今事隔三十五年，空中相撞跳傘獲救的重生地，邀請我去分享「換個跑道再起飛」的人生經驗，這確實是我的感恩惜福之行。



民國一〇九年許德英教官（左二）回到救命福地新東國中演講，與校長陳琳琳女士（右一）、湯立新老師（右二）及蘇瑞菊校護（左一）合影留念。

我首先要感謝已退休的湯立新老師與蘇瑞菊校護，特別回校來一同參加「走讀新東：新東故事館」的活動；接著向同學說明，今天是我第三次拜訪貴校。第一次是我從天而降，不請自來；第二次是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，我一出院便專程回校來感謝救命恩人；今天第三次，想把我的人生經驗分享給即將要畢業的同學們。

想飛的心

我小時候，家住在臺北市淡水河一號水門旁。當時，沒有受污染的河中各類水產富饒，除了引來地面的衆多釣客，更養活了不少空中飛翔的老鷹。每天站在河邊，都可以看見老鷹凌空而下追捕魚食，牠們快速靈活的身手，使我常幻想著：能飛真好！

風箏是我另一項最愛，雖然只會做兩根竹骨架的基本架構，但是做出來的風箏比別人都容易起飛，而且飛得高，飛得平穩。那是因為我會細心觀察放飛時的風向，並且在風箏與放

飛線中間用活結連接，如此風箏便可以隨著風速、高度而自動調整迎風面，當然就能飛得更好了。

以往國家有重大慶典時，經常會在淡水河上空舉行「雷虎小組」的飛行特技表演，我從來都不會放過這種難得的觀賞機會。民國六十年十月三十一日，照例為慶祝先總統蔣中正先生誕辰而舉行「雷虎」特技表演，精彩的演出令人目不轉睛。正當節目進行到「對地炸彈開花」時，一架F-5A戰機卻撞到中興大橋旁的高壓電線架，觀眾還來不及驚叫，飛機就墜毀燃燒，大家在現場目睹飛機迸出的熾烈火焰，心中震撼不言可喻。

第二年，我絲毫未受墜機影響，獲得家人同意報考「空軍幼校」。當時天真的我，並不懂什麼是一「航空救國」的大道理，也沒有飛行危不危險的概念，一心只幻想著飛機載著人在藍天翱翔的神奇，以及嚮往著在天上高來飛去的那股帥勁而已！

起飛卻沒有落地

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，那天來了個大寒流，位於北迴歸線冬季氣候還算溫和的嘉義，清晨也凍得讓我躲在被窩裡，享受那溫暖的香甜好夢。然而，飛行序列排著例行的一

始曉」訓練任務，我不得不起了個大早，用F-16戰機追著黎明晨光，飛上天去執行「空中攔截兼纏鬥」（AIACM）的戰技操演。

落地後，身著單層飛行衣的我，卻因戰鬥動作的激烈而全身汗水溼透，看著同僚身上也冒起那汗氣蒸發出的白煙，趕緊要大家先擦完汗、穿上夾克，才開始任務歸詢與訓練檢討。

當時我是四機領隊的分隊長，飛行時間有一千兩百多小時，做完第一批訓練的歸詢與檢討，隨著又是第二批同課目的飛行。由於訓練組員的搭配不同，飛行前的任務提示當然得再來一遍。誰也沒想到，那次提示卻是我戰鬥飛行生涯劃上句點的開始。

四架F-16戰機在空中域中，執行了幾次緊張又刺激的攻防操練，雖然意猶未盡，但因飛機油量的限制，只好依安全存量而停止課目，開始返回嘉義基地。我爲了增加三號機的領隊經驗，兩機一組的攻防編隊便不再集合，分成兩個小隊由戰管引導返航，先後加入機場航線管制區。

「請求加入航線」我呼叫塔臺獲得許可。

「能見度三哩，〇二〇風五哩，進場邊五哩再呼叫」塔臺接著說。

我剛按下通話按鈕回答：「遵辦

」立刻就與另一架飛機對頭相撞。

相撞前，我沒有看見對方；撞上後，撞擊力量即刻使我陷入昏迷，對發生的一切事情全然不知。唯一可以確定的是，這是一次有起飛，卻沒有落地的悲劇！

我的左腳呢？

飛機相撞是我人生厄運的結束，好運的開始；因爲隨後的遭遇，要不是有幸運之神伴著我，怎麼能總是化險爲夷，順利得到第一手的救護呢？

先是對方的飛機撞到我壓坡度轉彎的機腹，因而啓動緊急逃生的「彈射座椅」，昏迷的我，才能隨著座椅穿破座艙罩而逃離撞裂燃燒的飛機。接著是降落傘自動展開，順著東北季風飄降到臺南市新營區新東國中的操場，獲得正在上體育課湯立新老師的協助落地，以及校護蘇瑞菊小姐的止血與肢體固定急救，倖免了墜地的二度傷害與失血過多的險境。

最幸運的是，新東國中交通方便，才使看到空中相撞追蹤而至的警車，馬上送我到新營張外科，緊急輸血掌握搶救時效，再用救護車轉送臺南空軍醫院。由於多處傷口一直出血不止，再加上我的A型血液庫存比較少，一下子就快沒血可輸了。還好醫院

就在臺南空軍機場旁，得以立即對機場廣播，號召A型血的弟兄趕來醫院緊急捐血，又讓我渡過另一次的鬼門關！

經X光檢查，發現受創嚴重的部位是：腦震盪、血氣胸、脊椎裂損、左手肘開放性骨折、右膝蓋骨碎裂、左大腿內骨折、左小腿粉碎性骨折等，還有全身的擦撞傷與灼傷。臺南空軍醫院的醫療設備無法處理如此重創，必須立即轉院；臺北空軍總醫院當時也沒有電腦斷層掃描設備，所以申請救護專機急送臺北三軍總醫院。

一個多月後，我從腦震盪的昏迷中清醒，只見躺在床上的我兩手纏繞著白紗布、下半身也覆蓋著白被單，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，就因爲全身的撕裂劇痛，馬上有如動物受創傷般的狂吼起來。

我掙扎地問周遭的人：「爲什麼會躺在這裡？」沒人回答我，只見醫生先拆開我手上的紗布開始換藥，我閉上眼睛稍能忍受這一陣陣的疼痛。突然間，一股劇痛自腳底生起，我禁不住的睜開眼勉力往下一看，驚恐立刻取代了劇痛，張口嘶聲大叫：「我的左腳呢？」

身心復健

身心慘遭嚴重創傷的我，開了十四次刀，輸了七千西西的鮮血，住了二十個月的醫院，終於能左腳穿著義肢、雙手撐著拐杖出院了。爲了「受人點滴，湧泉以報」，直至今天我已經「血債血還」，連本帶利的償還了十萬零八千五百西西。

在身體復健方面，游泳是我的大功臣，即使是今天，我仍持續不斷地在游泳池內復健。回想當年，我是藉著水中的浮力，來承擔身體的大部份重量，才使肢體復健不會損及未痊癒的傷骨，進而使肌肉早日回復力氣。如今，左腳截肢雖不耐持續性的運動，但經由長距離的游泳，亦能確保心肺功能的正常，以及擔負日常活動的強健體魄。

當年首次下水時，在池中用一隻腳踢水，會造成不平衡而歪著游。不得要領的游了一會兒，突然想到我飛的機種是F-15E，它裝有兩具發動機，平時就練有一具發動機故障，造成單邊推力不平衡的操作經驗。水裡與天空一樣同屬三度空間，要是用划水的角度來調整方向，不是也可以彌補單腳踢水的不平衡？

想到就立刻試著做，果然有效。特別是用眼睛看著池底的黑線配合，更能體會出目視飛行時用「天地線」

作參考基準，再用手當調整片的訣竅，沒多久自然游成直線，一點障礙也沒有了！

在心理復健方面，就沒有身體復健那麼順利。雖然在長官、家人、同袍、朋友的協助，以及妻子的容忍與激勵下，穿上義肢可以打乒乓球、十九點三秒跑完百公尺，脫掉義肢可以用一隻腳橫渡日月潭；但我始終難忘那段「得遂凌雲願」的快樂日子，更無法面對相撞成殘，不得不停止飛行生涯的慘痛事實。這種精神的打擊常常困擾著我，說什麼都很難從我的腦海中抹去。

心理調適的摸索中，我先是找到以「筆桿」取代「駕駛桿」的出路，將自己的一些感受寫成文字發表，也得到國軍文藝金像獎的鼓勵，算是我「從天上摔下，再爬起」的一種肯定，但是我從小就有「想飛的心」，仍然找不到心靈的跑道！

換個跑道再起飛

空難成殘的我，當然想瞭解空中相撞發生的始末，所以積極蒐集相關資料，從自己的案例開始研究。這是一段內心的煎熬過程，但也使我體會到一個事實，那就是：空難不只是我個人的不幸，更凸顯出飛航管理體系

的盲點；所幸，軍方從而規劃出航線的「防撞計畫」，算是一個慘痛的收穫吧！

空難倖存的我，是不是該坦然面對個人的慘痛經歷，讓同樣的空難不要再發生？這種「人溺己溺，感同身受」的想法，促使我全力投入「飛安管理」的專業學習以及案例的研究工作，希望空難的悲劇永遠不要發生在可以預防，卻又疏於防範的狀況下！

回顧成殘三十五年來的歲月，先是在中正理工院「航安班」擔任「失事預防」的兼課老師；退伍後，又轉任華航飛安管理師，負責飛安教育訓練的工作；退休後至今，仍然擔任「飛安基金會」的志工與空軍官校「飛安中心」的客座講師，這是讓我渡過成殘身心黑暗期的契機，因為我終能持續「換個跑道再起飛」，一再實現了我那「想飛的心」！

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，爲什麼我的人生厄運一結束，好運就會接踵而來呢？那是因爲我當過戰鬥機飛行員，具有戰鬥人生觀：旺盛的企圖心、強健的體魄、專業的學識（知識就是力量）、奮戰到底的決心。很高興能與大家分享我的人生經驗，也祝福即將畢業的同學們，都能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跑道，並做好準備再起飛！